



捡板栗

□ 时双庆

每年中秋之前，到确山县石滚河镇千年古栗园捡板栗的人络绎不绝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
沿确山县城西S332省道一路向西，左转沿任瓦路南行，再向西驶过鸡山大桥，不足一小时车程，就到了千年古栗园。

我们抵达时，起风了。可能是天气的缘故，园中捡板栗的人并不多。几位老人蹲在板栗园入口处，筐子里的板栗大而饱满，显而易见，这些都是精心挑选过的。

进入园区，一棵棵古栗树参天挺立，躯干粗壮，宛如磐石。向上看，旁枝斜出，疏密有致，弯弯曲曲，遒劲有力。时近中秋，落叶飘飞，与天衔接处，蓝幕打底，白云镶嵌，别有一番意趣。

“看，板栗！”妻子突然指着头顶的大树惊呼。我笑笑说：“树上的板栗就不要

奢望了，我们是来捡地上的板栗的。”

板栗树下，落叶满地，沙沙的声响不绝于耳。一位老奶奶坐在树下，猜想那几棵大树定是她家的指望。寻寻觅觅，十几分钟过去，我们也没有捡到一个板栗。老奶奶笑眯眯地说：“这捡板栗，得听声音。”我颇感意外，心想，捡板栗不就是靠两只眼睛吗？咋还用耳朵？“成熟的栗子，经不住风吹，风一吹，就‘啪嗒’一声落地，你顺着声音去找，准没错。”老奶奶的话语里透着睿智。

说话间，一阵风过，“啪嗒”，不远处地面传来一声脆响。我赶紧跑过去，落叶丛里藏着一个板栗壳，板栗却不见踪影。妻子扒开枯枝落叶，几颗硕大的果实出现在眼前。它们披着棕色外衣，油光发亮。我连忙拾起，攥在掌心，光滑的表皮还留着生命的余温，细密纹路

间，带着秋日独有的凉意。

听园里老人说，板栗园很大，占地近200亩，这些古栗树平均树龄约600年，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，多数栽种于明清，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。我不禁唏嘘，感叹生命的伟大，却也惋惜时光的匆匆。

告别了老奶奶，我们向园子更深处探索。人多起来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穿梭于古栗树之间。他们有的腕挎竹篮，有的手提塑料袋，还有的什么也不拿，口袋里却鼓鼓囊囊。每个人都认真地瞅着地面，与大自然进行着一场无声的交流。

霎时狂风大作，树枝摇摆，“砰砰”两声，有重物落在我身旁。我赶紧用衣物护头，生怕那刺球一样的家伙落到身上。一旁的阿姨哈哈大笑：“小伙子，这捡板栗呀，得戴帽子，万一被砸中，可够

你受的。”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没想到捡板栗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，也藏着如此多的诀窍。

确山的板栗以红油栗为主，紫油栗次之，这些落下的板栗，并非都已经成熟，有些还没有开口，得用树枝把它们撬开。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儿，弄不好会伤了自己。我的方法很简单，就地取材，把树枝折断，最好弄成尖状，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。左脚踩着“刺球”，右手用力穿刺，方法对了，不到一分钟，就能拿下这难整的刺头。

傍晚时分，风停了，霞光如金，照射着远山，也照射着这片寂静的古栗园。我们把大大小小的板栗收入囊中，沉甸甸的。仿佛跨越数百年时光，我们与古栗树完成一场对话，它将这甘美的果实，当作礼物赠予我们。

我们能为它们留下什么呢？③3

祖国，我为你歌唱

□ 朱宝莹

十月的第一缕阳光轻轻掀开我的眼帘
我看见五星红旗在操场上方
猎猎地响
耳畔又响起那首歌——
《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中国》

路灯把乡村的夜照得滚烫
一座座新楼从地里冒出来
小汽车停进了农家院
这喷香的日子
在大地上生长

喜悦从母亲的眼角溢出来
金黄的玉米，火红的高粱，饱满的豆荚
也在风里齐声欢唱

推窗远望，国旗与彩霞一起飞
多想行一个庄严的注目礼
不为别的
就为这日子，一天比一天有奔头儿

隆隆的机声碾过田野
父亲把那把生锈的镰刀
磨了又磨

始终没有派上用场

祖国，我为你歌唱
唱到嘴角上扬，唱到眼眶发热
这歌声不大
刚好，够田野听见
够风接着③3

新修的水泥路通到每家门前

十月红

□ 乔桂堂

秋慢慢沉下来，河水流得缓了
浅滩上，积着满片霞光
枫叶沿着纹路染透晒秋的竹匾
焊接了丰收的香甜

这是一个结实的月份
祖辈踩过的土地上
脚手架还在往高处生长
雪线之上，火炬仍在呐喊

我更爱那土地里长出来的希望
身子薄，却拴着滚烫的灵魂

十月装着咱中国最红的故事
走得坚定豪迈

像无数绶带，飘过山河
钢水在黎明前，凝成纪念碑的模样
轻轻翻开历史的褶皱
烈士的风骨，依然那样铿锵

十月里，红是动词
刻在旧日历的折痕上
那些闪着光的事物教会我
能指路的，一定是智慧与荣光③3

山河枕金秋

□ 郭敬东

风，掠过黄淮辽阔的原野
十月铺展盛世的温柔
山河枕着金秋
岁月静好，城乡繁荣

从竹沟星火到宿鸭湖光
每一步都踏响时代的节奏
麦浪铺金，城郭璀璨
这片热土，从未停下奋斗

云朵漫过埵圪层峦
洪汝奔涌，不停向前
每一寸土地沉淀过往
先辈的期盼，织就秋的锦绣

不必高声言说热爱
赤诚扎根在黄淮的肩头
历经风雨，阅尽春秋
故土日新，江山锦绣

桂香漫过街巷田畴
万家灯火次第温柔
寻常人间的烟火
便是家国最深情的守候

微风轻拂大地的额头
光阴落笔，皆是丰收
天中静卧清秋之下
国泰民安，岁岁长久③3

秋雨的证据

□ 白鹤升

秋雨是一位晚归的旅人
慢悠悠触摸着大地
使自己尽量放轻脚步
但还是发出声响
吵醒了一个梦中无雨的男子

老城有两棵桂树
默默记录一切
有时也充当雨后的感叹

几滴秋雨落入河流的眼眸
旁边的故乡粮仓遍布
一声呼唤响彻云霄
每一个词都是秋雨的证据

那一夜，降下无数滴雨
撞在我心里后又弹开
我成了一场雨讲述的主角
不再盲目寻找什么了
让回忆化身一个又一个音符
和着一场秋雨大声吟唱③3

家乡的“大江”

□ 李根成

岁月如歌，记忆悠长。人到中年的我忆起遥远的家乡，留在记忆深处难以磨灭的印记，除了童年数不尽的趣事，更有与家乡小水相伴的美好时光。

在家乡人嘴里，这条小河的名字叫“大江”。我的家乡驻马店市新蔡县，一马平川，无高山丘陵，排水不畅，遇上灾年，常常十涝九旱。乡亲们在故土之上，靠人力挖出这条长长的小河，大家唤它“大江”。

我家住在“大江”北岸，小河伴我走过快乐的童年与少年时光。春天钓鱼，夏天游泳，秋天拾果，冬天滑冰，“大江”流过村庄，也留下我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最爱夏天的晚上，夜色朦胧，月明星稀。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吃过晚饭，纷

纷到河边乘凉。白日里安静的河岸，一下子成了村里热闹的会客厅。夏虫低鸣，蛙声阵阵，作为小孩子的我，悄悄凑在人群里，听大人闲谈说笑，讲那些书本之外的奇闻传说。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宋代辛弃疾的这首词，正是家乡夏夜最贴切的写照。我后来之所以对写作充满兴趣，大概也源于儿时夏夜的文学启蒙。

其实，家乡的“大江”水量并不大，大多数情况下是安静的。冬天枯水时节，甚至会出现断流。只有夏季，温顺的“大江”才会水流奔涌，呈现河流该有的样子。特别是遇到暴雨，河水涨起，村里青壮年便下河撒网捕鱼。除了鲫

鱼、鲤鱼、草鱼、鲢鳙等常见鱼类，偶尔还能捕到鲇鱼、条丁子、黄爪鱼等野生鱼类。

“大江”是我童年见过的最大河流。那时候，我对“大江”充满了好奇：它的水从哪里来，又流向哪里去？高中那年，我到新蔡县城读书才知道，校园旁豫皖交界的洪河，才是地理名录上的大河。课余时间，我总爱到洪河边，看夕阳西下，长河落日，对外面的世界满怀想象与好奇。那时，我最大的理想是离开家乡，像河面上的船，奔赴远方闯荡。

高中毕业，我毅然报名参军，入伍来到黄河岸边的贺兰山军营。三年后，考入长江边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，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湛江南海舰队，从家乡

乡 味

□ 马清漪

那年夏天，我刚记事，体质孱弱，常会扁桃体发炎肿痛，或是感冒发烧，懒洋洋躺在床上，没有胃口。急得母亲背着四处求医。打完针回到家里，母亲问想吃点什么，我有气无力地摇摇头。母亲看在眼里，心里焦虑，便洗手和面，把醒好的面团擀成一张薄薄的饼，水沸下锅，再用勺子搅成面叶。面煮好，撒入细姜丝和葱花，滴几滴小磨香油，抓一把水灵鲜嫩的荆芥。顿时灶屋里清香四溢，直扑鼻翼。热气腾腾的面汤，混着醇厚的小磨香油与荆芥独有的清香。荆芥入口带着微微凉凉，一下打开了胃口，面叶软滑，不一会儿就见了碗底。吃了饭倒头睡上一觉，出一身汗，烧退病愈。每次我发烧头疼，母亲都如法炮制，屡试不爽。这股清香，也从此留在了我的童年记忆里。

我的老家豫东是小麦主产区，这里的人们偏爱面食，主食多为早间馒头、午间面条。面条品类丰富，蒜汁捞面、拉面、汤面，不一而足。做一碗可口的面条，总要搭配当地人喜爱的时令鲜蔬与作料。葱姜蒜是常备调料，还要配上大家喜爱的荆芥、茼蒿、藿香、茴香等。盛夏时节，荆芥风味浓郁、口感鲜嫩，一碗普通的面，配上荆芥，便是地道的乡土滋味。

随着年岁渐长，我离开家乡，辗转山东、河北各地，东奔西走，南下北上，慢慢适应了当地的饮食。

几年时光一晃而过，再次品尝荆芥，是在旅途之中。从军队院校毕业到部队任职，一年后我第一次回乡探亲休假，途经明港火车站中转候车。时近中午，饥肠辘辘，我看见一家门面

不大的牛肉拉面馆。进门落座，要一大碗面，嘱咐服务员多加荆芥。一碗面端到面前，牛肉高汤香气氤氲，一股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滚烫的面条搭配荆芥独有的清香，久违的乡土气息直冲鼻翼。一口面汤下肚，味蕾瞬间被唤醒，儿时记忆也随之浮现。一碗面吃下来，浑身舒坦。此刻品尝到的，不只是一碗饱腹的拉面，更是足以慰藉一腔乡愁的美食。

之后，出于对荆芥的偏爱，我在宿舍门前那块10平方米的菜地里试种荆芥。先用铁锹把土深翻一遍，打碎土块，趁着墒情，撒上从老家带来的菜籽，覆上一层细土，喷洒些水。没几天，绿油油的苗破土而出，由于撒播不均，这里一丛丛，那里一簇簇。再过几天，鲜嫩的荆芥苗沾着清晨的露珠，生

出长长的茎秆，鲜嫩可人。惊喜于大自然如期而至的馈赠，心底生出收获的喜悦。采摘荆芥只需择叶掐头，生熟皆可食用。闲暇时掐上一把荆芥，做一盘荆芥拌黄瓜、荆芥拌豆腐、芝麻酱拌荆芥；或下一碗捞面条，荆芥拌面独具风味；或泡上一碗方便面，也可随手添上几片荆芥。尤其是番茄鸡蛋汤，汤里撒上一把荆芥，味道鲜美。相较于其他蔬菜，荆芥自带天然消暑解腻的特质，入口清爽滋润。然而，荆芥生长也有时限，不出一个月，枝头便抽穗，宣告这一季生命周期的结束。一季青绿虽短暂，但只要播下种子，来年盛夏又会再度萌发。这小小的荆芥，带着故土独有的清香，在异乡一方小菜地里生根，把绵长乡愁，静静种在了日常烟火之中。③3



悠然自得
翟俊峰作品